

# 正科级干部

姚有超 著

在正义与邪恶之间选择

完成了心灵的自我救赎

长篇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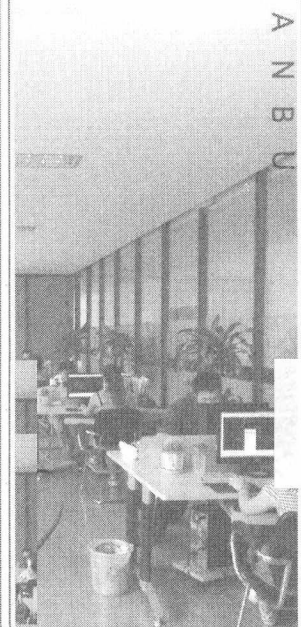
ZHENGKEJIGANBU

作家出版社

作家出版社

# 正科

Z H E N G K E J I G A N B U



姚有超 著

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正科级干部/姚有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2. 1  
ISBN 978 - 7 - 5063 - 6090 - 6

I. ①正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5435 号

## 正科级干部

---

作 者: 姚有赳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四色土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15

版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090 - 6

定价: 28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相亲.....  | 001 |
| 2. 初恋.....  | 003 |
| 3. 失恋.....  | 015 |
| 4. 就业.....  | 024 |
| 5. 鳏居.....  | 028 |
| 6. 借调.....  | 030 |
| 7. 南下.....  | 037 |
| 8. 刁民.....  | 038 |
| 9. 夜访.....  | 045 |
| 10. 开会..... | 048 |
| 11. 调研..... | 055 |
| 12. 发表..... | 064 |
| 13. 赴宴..... | 066 |
| 14. 开席..... | 070 |
| 15. 重逢..... | 084 |
| 16. 追忆..... | 087 |
| 17. 醉酒..... | 099 |
| 18. 办卡..... | 102 |



## 1. 相亲

谭木石不记得这是第几次相亲了。

相亲这个事，要说一相就中的，有，但不多。而要说相亲相不好，一相再相，相而不中的，则更普遍。比如谭木石，从大学毕业起到现在相亲史有好几年了，相亲对象越来越多，如鲫鱼过江，见面时间却越来越短，像白驹过隙。

最近一次的相亲，是杂志副主编老刘托人介绍的。老刘严肃而不失亲切地说：“小谭啊，这个女青年，是我七托八托——当然了，虽然是七托八托，都是硬关系——才托人搞到这个号码。我就不出面了，你拿着这个号，好好把握。”

既是领导托人介绍的，那多半不会有错。就算有错，也得认真对待。不然，话传到领导耳朵里，领导会认为，连相亲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认真对待，那你能认真对待工作吗？不认真对待工作，就相当于不认真对待领导的威严。思路到了这里，就不是“相亲”这么简单的事情了。

谭木石郑重地接过老刘递过来的纸条，一一应着，当天就按号码打了电话，约好在王府井见面。临出门相亲前，谭木石和往常一样，总要拿起镜子照一照，瞄一眼正面，再凝视一下背面。

谭木石坐着公交车，路过雍和宫、隆福寺，还有天主教堂，向诸位中外神佛行着注目礼，向目的地进发。

谭木石下了公交车，就觉得气氛不对。谭木石觉得脑袋开始缺氧，心突突地跳个不停。围视四周的中外朋友，包括警察在内，没有一个正眼看他的，但是眼角却都似有似无地瞄着谭木石，好像个个都心怀不轨。谭木石也不知是喜是忧，歪歪扭扭地往新华书店门口走去。走着走着，忽然生出不安，觉得“谭木石相亲王府井”这个故事怕是没这么简单，灵机一动，就不

急着靠近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，而是走到新华书店对面，准备来个隔岸观火。谭木石站好位置，放眼向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口望去，只见人来人往，个个形色匆匆。只有一个红衣女子正在四处观望，明摆着是在找人，左手持一份报纸，正是和谭木石约好的见面暗号。

谭木石再细看其人相貌，吓了一跳，想都不想，立刻往北溃逃。跑了一阵，又觉得这么跑是不是太刺眼了？就算红衣女子看不见，警察见了也会起疑，于是躲进外文书店。过了一个小时，谭木石溜回家，这才惊魂甫定。

魂定住了，谭木石又很羞愧。多年来，自己坚持读书学习，努力提高自己的修养，工作中一直在宣传唯物主义，觉得已经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谁知到相亲的时候，还是要以貌取人。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再拿起那面镜子，凝视背面。

镜子背面是一张小照片。

## 2. 初恋

这个小照片的原型不是旁人，正是谭木石的大学初恋。

要说谭木石的初恋，就先说谭木石的大学。谭木石脑子不笨，中学时念书容易出成绩，高考考取了个正牌的大学。光说正牌大学，也不一定就与初恋有关系，巧就巧在，谭木石所在正牌大学以文科为主，学生以女生为主，路过学校门口的男人，看见青春美少女，如果心术稍有不正，往往想入非非。女生多，就给谭木石的初恋提供了方便，埋下伏笔。

纵使有方便有伏笔，谭木石前两年还是没有谈成初恋。这也不奇怪，谭木石虽然念书不笨，对于男女之事，却没有天分。谭木石的师兄干钩于，比起谭木石，看不出哪里特别出色，谈恋爱却得心应手，自打入学时起，就开始谈女朋友，从来没断过。这一天干钩于信步到谭木石宿舍瞎聊，听说到现在谭木石还是单身一人，极为同情，用手点着空中，不说别的，只说：“谭木石，谭木石……”仿佛谭木石轻如鸿毛，只配飘在空中一样。

谭鸿毛却咧开嘴一笑，说：“关你屁事……”

这一年北京开春早，三月份就花红柳绿。一天晚上，谭木石吃罢了饭，没处可去，想起借图书馆的几本书该到期了，不如趁这夜色去还了吧。于是找出书来，往图书馆去了。这天白天晴了一天，地面都被晒热乎了，空气里荡漾着白玉兰的香气，夜风不时一动，拂到人的身上，春风沉醉的晚上，好像一切都在撩人轻浮。

“正牌大学”不是一句空话，硬件不错，这个图书馆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过去了四五十年，看上去还是宽敞气派。图书馆旁边有老大一个青藤架子，架子旁边有个小书店，书店卖书也租书。谭木石去图书馆的路上，常拐个弯儿，到小书店逛一逛。谭木石经过书店，想起有套小说，上次想租，不全，不知道今天全不全？于是又拐个弯儿，进了书店。书店的老板女兆姚



认识谭木石，见到谭木石就说：“小谭来了？”

谭木石一扬手里的书，示意是自己带来的，放在书店的收款台旁边，说：“来了。”

说着就去找那套书——为方便叙述，咱们姑且杜撰个书名，叫《潘金莲外传》——原来差一本，今晚却连一本都没有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于是喊老板：“女兆姚，那潘金莲你租出去啦？”

女兆姚正在招呼结账，急乎乎地说：“不记得潘金莲在哪里。”

谭木石说：“老姚，莫不是你把潘金莲藏你被窝里了吧？”

谭木石只听得一声窃笑，一个女中音小声说：“在第二排左手边。”

谭木石闻声看其人，只见一位女生左脸浅浅一个酒窝，左嘴角缀一颗淡紫色的小痣。不等谭木石看第二眼，那酒窝马尾辫一甩，走出书店。谭木石看见这女生，只有左边一眼，但这一眼，看到的正是自己的初恋。谭木石见酒窝要走，鬼使神差，弃潘金莲于不顾，跟着就走。

出得门来，谭木石见酒窝正顺着青藤架子，往图书馆去了。谭木石一阵高兴，心道，我也要去图书馆，可不算我跟踪你。进了图书馆，谭木石又见酒窝进了第一阅览室，于是又想，我也要去第一阅览室。走到监控门口，被管理员拦住了，问他：“同学，借书证呢？”

谭木石往外掏借书证，这才想起来，还有几本书放在女兆姚那里，犹豫了一下，决定先不回去拿。谭木石看那酒窝对面没有坐人，心里有点高兴，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坐过去，就在几架书间来回走了几趟。

这时有两女生一下坐到了酒窝对面，还低声说笑着。谭木石后悔之余，非常生气。不是气那两人说笑影响别人读书学习，气的是酒窝对面坐了人，而且一坐就坐俩，就算是谭木石想过去坐，也挤不下了。而这两个坏蛋却不明白谭木石的心情，说笑不止，声音慢慢高了起来。谭木石的火气不打一处来，怕是烧了满屋的书，也消不了这火气。

时间一分分过去，谭木石心里正没有主意，管理员过来了，用手在那两个坏蛋前面的桌子前一弹，说：“同学，请保持安静。”

管理员用手一弹，扫了雅兴，两个坏蛋先是住嘴不说，又附耳低声一商量，就起身走了。谭木石眼睛一亮，拿起一本书，信步走了过去。

坐下以后，谭木石紧张得不能呼吸，把书立起来，偷眼往对面望去。只见那人右边脸上也有一个酒窝，与左边的那个正好遥相呼应。右边嘴角没有

痣。两条眉毛细细的，眼角也是细细的，整个人干干净净。谭木石仿佛看到一朵小花，小花头上还别个发卡。面对这样一朵小花，谭木石性情里原始的那部分蠢蠢欲动，暗自鼓励一定要和这小花说上话。自我鼓励了差不多二十分钟，又想起来图书馆里不准高声喧哗，如果是小声嘀咕，不但小花听不清，还怕让人觉得是自言自语，是个神经病。

踌躇来踌躇去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已有人纷纷起身回去了。

谭木石手心出汗，腿抖个不住，终于想到了办法，起身走到管理员面前，堆起笑说：“老师，和您商量个事儿。”

那管理员眼皮也不抬：“说。”

谭木石说：“老师，能不能借个纸笔我使使？有个书目，我抄回去用。”

管理员还是不抬眼，从抽屉里拉出一张便笺，又把手边笔扔了出来，问：“够不够？”

谭木石在心里已把此管理员评为中国最牛的图书管理员，连忙说：“够，太够了！谢谢老师！”

管理员还是不抬眼，说：“闭馆时还我。”

谭木石不敢耽误时间，说：“知道了，祝老师万寿无疆。”

谭木石又坐到酒窝对面，用笔在纸上写一句“请问小姐芳名？”想一想，觉得不好，转而写一句“请问姑娘芳名？”又不满意，最后决定写“请问同学芳名？”他把写毁的两句话撕下来，把那“请问同学芳名”递到那酒窝面前，然后用书挡住脸，等待命运的裁决。

过了好大一会儿，裁决才来。那酒窝同学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，递了回来。谭木石心怦怦直跳，拿起纸条，上面写着三个字“何安萍”。谭木石心里一高兴，胆子陡然变大，立刻又写了一行字：“偶遇何君，三生有幸。”

谭木石听得见何安萍一声轻笑，纸条过了一会儿又递了过来，上写：“敢问先生尊姓大名？”

谭木石赶忙写上自己的名字，递过去。何安萍看一眼纸条，似乎又想往上写字，不过停了停又没写。这时候那位中国最牛的图书管理员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同学们，闭馆时间到了，请把从书架上拿的书放在桌子上，由管理员统一归架，以免自行归架出现错误。请同学们自觉遵守图书馆管理规定，爱护书籍，轻拿轻放，不乱撕乱画图书，并配合管理员保持阅览室卫生……”

管理员话很多，但谭木石一句也没听进耳朵里，心里惦记着那个纸条。何安萍倒是没有辜负谭木石的惦记，把纸条拈了一下，似是想带走，又放在桌子上了。何安萍转身一走，几乎要把谭木石的眼睛也带走。这个当口，谭木石只犹豫了一秒钟，便要跟出去，想起纸条，又回身去拿。反身去追何安萍时，却被管理员叫住了。这时候阅览室的人被她轰得差不多了，话又变简练了：“同学，笔，好借好还。”

谭木石无可奈何，只好停住找笔。这两停一犹豫，何安萍已没有踪影。一个晚上就这样过去了。谭木石有些幸福，又有些失落，不知如何表达这种情绪，只好在青藤架子下发一声长叹。往回走路过小书店，见女兆姚正准备关门，想起书还没拿，就走过去。女兆姚见谭木石过来，说：“小谭，你不是要潘金莲吗？我找到了，你还要不要？”

谭木石拿起放在店里的书，想今天的经历，看潘金莲怕是不太吉利，得看本宣扬传统道德的，于是——咱再杜撰一个书名——拿起一本《田寡妇正传》回去了。

回到宿舍，谭木石躺在床上看田寡妇，一会儿想想何安萍的酒窝、小痣和发卡，又回忆起她那轻声一笑，再把那纸条展开来，两句话十二个字，像十二头可爱的小绵羊，轮流撞击着谭木石的心房。这天晚上，谭木石哪还能睡觉？第二天，天刚放亮，饭也不吃，就要去图书馆上自习。

谭木石假装平静，在图书馆苦等一天，也不见何安萍踪影。谭木石不甘心，第二天又起个大早，再去图书馆上自习。走到半道天下起雨来，谭木石出门没带伞，只好快跑，到青藤架子下面避雨。停住脚步，不由地想，这天公不知是做美还是不做美，如果能碰到何安萍，而且能说上话，离开图书馆的时候，兴许就能说熟了，到时候天还下着雨，说不定何安萍撑起小花伞，约谭木石走上个一两百米，那自然是天公做美。如果何安萍今天还不来，现在已经半湿，等谭木石离开图书馆，雨如果不停，难免全湿，头疼感冒还是小事，恨只恨，穿脏了的衣服还没洗，明天要穿个啥出来继续伏击何安萍呢？那这就是天公不做美了。忽然又想，不好，今天何安萍如果如自己所愿，来了图书馆，自己这个半干半湿，算是什么风格？又置品味于何地呢？

就这么担心着，分析着，谭木石在图书馆又坐了一天。这天谭木石出得图书馆大门，看着漫天雨丝，不知该想些什么，好像这些雨全淋在自己发烫的心上，忽冷忽热。

第三天雨停了。连着三天都去图书馆，如果不是因为考研，那便是因为变态。虽然没有别人知道，谭木石还是有些不好意思。不过谭木石一时想不起能去哪里，于是收拾一下，又去图书馆了。在路上边躲闪熟人边想，我为何安萍那轻声一笑，索性就守株待兔等她一个星期。这个星期等到了，那则罢了；如果这个星期等不到，那也没有办法，反正是办年货捎带打兔子，有它过年没它也过年，不过，过年能打只兔子，当然好了。正想着，却见何安萍走进了阅览室，刚巧坐到谭木石斜对面。谭木石看“兔子”来了，自然高兴，把早已备好的一个硬皮本拿了出来，写道：“何君，这么巧啊！”

何安萍提笔在本上写：“谭先生好。”

谭木石接过本一看，心里美了一下，于是又写：“敢问何君最近几日忙些什么？”

何安萍看了本子，想了一想，写：“前天忘了。昨天下雨，踏青去了。”

谭木石看了这话，自愧形秽，隔了半天，才写：“神往，有诗赞曰‘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’。”

何安萍看了那诗，又是一笑，一双酒窝深了许多，刚才装三钱，现在能装半两了，她停了笑写：“谭先生大才。”

谭先生见了这话，全身骨头变得只剩四两重，轻浮得像个谭小人，立马又写：“见笑，见笑。”

何安萍看了，想一想，没有写字，把本子推了回来，开始看书。谭木石见何安萍如此，也觉得出自己的轻浮，不敢马上写字，也挑一本书来看。

时间到了十一点半，谭木石又抬头看何安萍，发现了一个话题，在本子上写：“我猜何君戴隐形眼镜。”谭木石知道自己猜得没错，何安萍右手食指和大拇指指甲是剪短的，而另外三个指甲却有些长，这分明是为了戴隐形眼镜才留这个款式的指甲。

何安萍写：“对。”

猜对了，自然得意，得意之余，谭木石又要轻浮。但是谭木石警觉了自己将要轻浮，注意用意志力压制。听说女孩子喜欢有幽默感的男士，幽默感和轻浮，差别不大，分辨需要很强的能力，不是每一个女孩子都具备这个能力。何安萍有没有这个能力呢？我努力不轻浮，会不会被看成呆板呢？而如果率性轻浮，说不定何安萍认为自己很幽默啊！

上面这段话说明，凡是涉足感情的人，都要患得患失。



不过鱼饮江水，冷暖自知。就在认识何安萍前一个星期，谭木石正提着一本教材，向教学楼走着，忽然内急，半道就要拉屎。急匆匆寻到男厕，蹲下以后，却苦于没有带纸。蹲到腿麻，终于下不了不擦就走的决心。只好打教材的主意，谭木石头一次认真看那教材，从封面看到封底，选定了较薄的版权页，撕了下来，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，揉得有些软了，心一横，眼一闭，三下两下，这才解决了当务之急。

现在谭木石开始带书包，显然不是因为追忆起那个磨难。谭木石的书包里没有雨伞，没有纸巾，没有零钱，只有两个旧笔记本，是给何安萍占座用的，北窗户前的那个。谭木石每当见何安萍来了，赶紧站起来，收回旧笔记本，也不动声色，坐下来继续看书。何安萍看见谭木石也很少说话，只把那笔记本递过来，上面新添一句话：“有劳先生。”

就这样，两个人在本上写几句话，有时是一句问候，有时是几行诗词，偶尔对一副对子，写一个笑话，有时候还抄一条天气预报。谭木石与何安萍的图书馆恋情，温情脉脉地进行着，谭木石有两次要与何安萍同走，何安萍执意不肯。谭木石问她为什么？何安萍在本上只写一个字：“羞”。

谭木石便不好强求，慢慢也觉得一起在图书馆看看书、写写字、相视一笑、点头致意，未尝不是一种难得的甜蜜。

同宿舍的同学看谭木石隔三差五地早起，背着书包出去，都问他：“谭鱼头，大清早，你干什么去？”

谭木石头也不回，说：“考研！”或者，“写书！”

同学们正迷糊着，也不拿他的话当真，都说：“谭木石是不是疯了？”

谭木石有时心情好，也常瞎喊一声：“泡妞！”

还是没有人拿他的话当真，同样说他一个疯，这次却不用疑问句，而是用感叹句，说：“谭鱼头想媳妇想疯了！”

谭木石的同学说他疯，也不完全是捕风捉影。大学生泡不泡妞，有很大区别。如果泡妞，那打电话就会多，经常鬼鬼祟祟地接听电话；身上穿得也要干净，哪里有打折的名牌运动服，定要赶紧去看看。如果泡得比较顺利，那就要“请进来”，把女朋友带到宿舍与同学见面，吃饭。如果再顺利一点，那就不是“请进来”，而是“走出去”了，晚上回来很晚，早上起不来床。家里生活条件好，加上谈感情到了干柴烈火的地步，那就比“走出去”再进一步，成了“搬出去”，连人带铺盖，全都不见了踪影。

这些症状，谭木石一个也没有，不但没有，谭木石还养成了早起的习惯，有时候心情好，还在吃饭回来的路上，给宿舍多打一壶开水。大三以后，宿舍里几乎没有人打水了，有的同学差不多忘记了水房在哪里。谭木石给宿舍打水，体现出极大的人文关怀。因此同住的几个人虽然常说“谭鱼头疯了”，但是也常说：“谭鱼头这人不错，当时投票选他当入党积极分子，是对的。看见没有，他具备‘共产主义者’的情怀。”

“共产主义战士”谭木石对同学的思想动向，并不那么关心，注意力有一大部分投到何安萍这边了。他发现何安萍尽管穿得干干净净，但是每个季节却换不了几身衣服，头发永远是黑色的，发型永远是马尾；很少吃零食，没有手机，也没有呼机。当然了，我们和谭木石一样，愿意相信这是因为何安萍天生有一种朴素简洁的美，有那么一种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的气质。

谭木石自从带书包以后，有时也把笔谈的笔记本带回宿舍，躺着看，往往笑出声来。同住的不禁又要骂他：“谭鱼头，抱个本子看什么！”

谭木石住上铺，这时翻个身，脸冲墙，说：“考研笔记。”或说：“《金瓶梅》！”

谭木石安静地看何安萍写的每句话、每个字。每个字长得都像周慧敏，含情带笑地看着谭木石。谭木石再看自己写的，句句生涩，了无情趣，字迹更是难看，像是一群黑社会在大排档喝醉了酒，横七竖八地躺在大街上。

想到这点，谭木石羞愧了很久，下定决心开始练书法。同住的同学写字都丑，见谭木石一笔一画地写字，“恨不”打一处来，又要骂他：“鸡巴谭鱼头，都无纸化办公了，你他妈还在这里练字！”

谭木石继续描那横平竖直，并学图书管理员的风格，头也不抬，简洁地说：“滚！”

转眼已是夏天，一天谭木石与何安萍相会于图书馆，谈起了荷花。谭木石早做好了功课，唐诗宋词引用了好几段。最后何安萍在本上写：“先生大才，小女子愧不能及。”

谭木石得意之余，又要轻浮，立刻写：“放暑假了，我们去圆明园看荷花吧。”

何安萍看了，在本上写：“小何要回家。”

自从高校改革，正牌大学里什么都要收钱。放了寒暑假，留校的同学，

每天要交十块钱的管理费，加上吃喝费用，两个月下来，对何安萍不是个小数。何安萍家庭条件不好，她回家，可以帮助一下家务，辅导弟弟功课。她还托同学在县上打听，能不能帮忙找一下家教之类的工作。

这些话，谭木石都无缘听到。他继续在本上失落道：“我有问题想与何君探讨，山川玄阔，恐不得便。”

何安萍沉吟一下，写下一个地址，又写：“这是我的地址，先生可以给小何写信。”

谭木石有些高兴，在本上写道：“那固然是好，只怕到时候想见何君。”又写，“现在已经有些想了。”

正所谓“高山上盖庙还嫌低，面对面坐着都想你”，这就是恋爱中人所说的疯话了。一中这个毒，真是不可理喻。谭木石平常也是个有一定修养、知道自重的男青年，现在竟说出这傻话来。何安萍貌似矜持，看了这行字，竟也不觉得荒谬，反而生出感动，在本上写：“待到秋来九月八，我邀先生赏菊花。”

大三暑假谭木石没有回家，主要办了三件事。一是帮师兄干钩于毕业搬家。二是趴在宿舍读诗练字。三是往楼下收发室跑，问那个老头：“刘大爷，有没有季平来的信？”

老刘被谭木石问得烦了，远远看见谭木石，没等他发问，就先声夺人：“没有没有！”

有一次谭木石下楼吃饭，因为走得急，忘了问老刘是否有信，老刘此时已形成条件反射，见谭木石没有问他是否有来信，极不习惯，连忙叫住谭木石，说：“小谭！”

谭木石闻声回头，老刘忽然迷糊，懵懂半晌，才说：“小谭，今天还是没有你的信。”

两个月过去了，谭木石只从老刘那里拿到三封信，却把老刘给祸害出病来，一见谭木石就说“没有没有”。谭木石都不好意思再走老刘把的这个大门，那天按信上约好的时间去车站接何安萍，是从二楼跳窗户走的。

谭木石出得校门，直奔车站，左手站台票，右手红玫瑰，在站台上等何安萍。

两个月不见，何安萍有一些黑瘦，谭木石第一句话，挑一句好听的，略掉“黑”，说：“何君，你变瘦了。”



